

# 城市少数民族新移民社会融入问题探析

——以广州回族为例

杨殷迪\*

(西南林业大学生态旅游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4)

【内容摘要】城市新移民是流动人口增长下形成的一个新群体,而少数民族新移民是这个群体中更为特殊的组成部分。本文以广州市回族新移民为调查对象,通过他们的经济状况、社会交往和文化适应来探讨城市少数民族新移民在社会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难和影响因素,来探讨民族新移民的社会融入。

【关键词】城市新移民 少数民族 社会融入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人口不断涌入沿海地区,形成城市新移民群体,少数民族则是这个群体中更为特殊的组成部分。由于不同的民族背景、民俗特色、语言文字,因此有城市适应和融入过程,本文旨在研究民族新移民社会融入方面的种种问题,揭示这个特殊群体在移民大潮中的适应和改变现象。

少数民族群体一直是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各学科研究热点。国外对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方面:移民动因、移民延续和移民融合、新古典经济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连锁因果说、移民文化说、熔炉论、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是主要的理论<sup>[1]</sup>。国内关于少数民族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各方面权益的保障<sup>[2-3]</sup>和管理<sup>[4-5]</sup>、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适应问题<sup>[6-7]</sup>等方面。

## 一、广州市回族新移民概况

广州市回族人口数量仅次于汉、蒙古族,居第三位。他们先民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的阿拉伯穆斯林,及元明时期的入迁回族。不同地区的城市民族新移民因不同的文化背景、政策法规、经济条件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广州市的回族新移民有以下特点:

——散居。尽管回族先民在广州已有很久居住历史,且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回民社区,但随着城市化推进,使集中聚居的回族社区呈现出散居的特点。明清时期,回族聚居在“四回营”大东营、小东营、西营和竹筒营。清朝后,聚居在“四坊”光塔路、南胜里、小北湛家园及濠畔寺一带。如今散居在小北、三元里、陈田、海珠路和站西路等区域。

——以清真寺为依托,宗教信仰为纽带,建立起内部的关系,定期的宗教活动加强了外来各地回民的联系,怀圣寺、濠畔寺、先贤古墓寺和小东营寺都是回民周五进行礼拜的地方。

——向多元族群演变。由于有同样宗教信仰,外籍穆斯

林大量参与了回民穆斯林的各种礼拜,经常出入清真寺、清真餐厅,这种现象区别于中西部单一的回民聚落。

——依托族群关系网络,发展起了具有特色的民族经济产业(清真饮食业)<sup>[8]</sup>。清真饭店遍布广州城,除了穆斯林外,其他人士也乐于前往品尝清真风味的美食。

## 二、回族新移民的社会融入现状

广州回民以工作种类可以分为:特色餐饮经营者、外贸交易或做阿拉伯语翻译业者、大学毕业留居工作者。

### (一)高学历者

这类回民人数不多、分散、高学历,来自全国各省均有,年龄不大,大多25岁以下。他们的民族身份对其融入广州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负面影响,较适应广州的城市生活。

通过调查,他们的平均基本月工资4000元左右,较满意自己的工作、经济状况。90%都认为他们的经济消费能力与大多数广州白领没有区别。大多住在公司提供的单身宿舍,大多拥有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住院看病不成问题。都表示会与同民族的人交往,会给予经济和精神上的帮助,但他们朋友圈大多是汉族,节假日外出游玩也多是汉族同伴,不觉得遭到排斥或者歧视,除了饮食和别人有所不同外,不觉得自己难以融入,他们周末生活丰富,很适应广州的生活方式和节奏。就文化适应来说,100%的人都表示会在广州进行开斋节和宰牲节,并不觉得与在家乡过节有太大区别。另外,大多数人都表示他们在广州或者家乡都很少穿民族的服装,但过节会穿上。

### (二)经营饮食业者

经营清真饮食业的回族在广州回族新移民中占很大比例,广州有2000多家清真饭店,几乎都是回族经营,主要来自青海、宁夏、新疆和甘肃。饭店有相同的经营模式——“一店一家人”,即一家之主先到广州,一切办妥之后家人也来到广州,再把亲戚和熟识老乡请到饭店帮忙。他们可以分为

\* 作者简介 杨殷迪(1985-),女,汉,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西南林业大学生态旅游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与规划。

两类:饭店老板和饭店雇员,虽然他们是亲戚或熟人,但在经济和交往上还是存在着不同。

就饭店老板来说,月收入5000元以上,生活没有问题,但一家人的消费能力还较有限。几乎全部是租房居住,环境和价格都有所差异,低至300,高至800。没有医保也没有户口,子女只能上民办学校,很多回民子女来到广州后便不再上学,尽管老板收入不低,但感到负担很大,消费能力低。对于饭店雇员来说,月工资大都800以下,包吃但部分不包住,并不满意经济和居住状况,房价太高、空间拥挤、卫生不好,他们大都还发生过由于医院收费太高而不能及时医治的情况,感到很难融入广州富裕的生活。清真饭店的经营者和雇员都有着一样的保守的消费方式,极少将收入用于穿着和娱乐上,大部分收入都存起来寄回家乡或者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清真饭店业者的社交圈比较狭窄,很少有汉族朋友,大多时候只与回族来往,没有休息日,一年365天都是工作日,除了礼拜,他们几乎没有社交活动,看电视是主要消遣方式,觉得难以融入这个城市。

### (三)阿拉伯语翻译和外贸交易业者

从事了一段时间翻译工作后,工作经历较长、经济资本较雄厚的人便会拥有自己的商贸交易。在进行贸易活动中,大部分人为了提高竞争力,利用闲暇时间培训了电脑、英语。从事贸易的回族在陈田村等城中村聚集。先期创业者能够为新来的回族贸易者提供生活保障、从业经验和社交关系网络,他们的收入较可观,有些人家是举家迁移到广州,有些只是单个人到广州打拼,每逢夜晚或空闲时,他们会在一起吃饭、聊天,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

对他们来说,广州城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经济水平,也提高了他们的精神水平,拓宽了他们的交往圈子,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机会。

### 三、社会融入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回民社会融入的因素包括客观因素:制度政策、城市包容和民族风俗;主观因素:经济条件、职业类型、社会关系和宗教信仰。

——制度政策。除高学历白领回族外,其他回民都没有户口,与此直接联系的就是医疗、教育得不到解决,无户籍回民认为子女上学是最大的问题,必须缴纳高昂的“借读费”,交纳比地段生高数倍的学杂费。户籍制度也造成了他们的心理障碍,认为“非广州人”的地位要低一些,无形之中减少了与广州本地人的沟通。

——包容度。由于回民人数较多,移民历史较久,加上回民礼拜场所和遍布广州的清真餐厅,及专门的穆斯林墓葬地,所以广州居民对回民并不陌生和敌视,回族新移民也没有因他们的身份而遭到排斥或贬损,进行宗教活动时也不拘束和变扭。

——民族风俗。几千年来,回族禁食猪肉,由于特殊的饮食习惯,饮食成为融入的一个阻碍,尽管清真饭店不难找到,但数量有限,选择性小,不仅影响他们的生活便利性,也影响他们的社交。此外,族内通婚使他们寻找配偶变成了一大难题。

——职业类型。职业类型直接影响着社交、经济条件和宗教信仰。白领和翻译贸易业者由于工作关系大部分时间都与非回民接触,而与饮食业者较少联系,他们这两个群体之间也没有过多的接触。而饮食业者则不同,他们大多跟自家人或同乡回民接触较多,相对“隔离”。

——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他们的巨大精神支撑,也是寻求帮助的纽带,通过民族网络迅速地加入礼拜的队伍,每个星期五会参加怀圣寺或濠畔寺礼拜,参加各种穆斯林文化的学习交流。对于回民新移民来说,影响他们归属感程度的并不是经济适应,而是城市对他们宗教活动的包容、理解和支持。

——地域性。老乡在移民的朋友圈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他们乐于同老乡交往。老乡不仅是他们移民后的一个接触者,也是他们平时生活中交往最多的人群,老乡圈子的大小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归属感。

### 四、结论

在移民的大浪里不乏少数民族新移民,他们有的单身闯天下,有的与好友结伴同行,有的举家迁移,他们都面临着能否融入城市的疑问。能否融入社会对他们自身的发展、对民族的发展、对广州城市发展有重要影响。广州回族新移民类型并不单一,可以根据职业的不同划分为:高学历白领者、特色民族饮食业经营者、翻译外贸业者。他们的经济、社交及文化适应状态都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对社会融入也有不一样的感受和融入程度。

城市回族新移民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影响,客观因素包括制度政策、城市包容、民族风俗,主观因素包括经济条件、职业类型、社会关系、宗教信仰。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型的人来说影响程度不同。因此,他们出现了不同的经济、社交和文化适应状况。少数民族新移民能否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不仅对他们自身而言,对城市发展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城市与少数民族新移民都要进行相互调试来使其很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

### 参考文献:

- [1]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J].厦门大学学报,2000,4:12-19.
- [2]林均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平等保护”[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3:12-17.
- [3]李伟梁,陈云.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以武汉市的调研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3:15-19.
- [4]罗佳,潘自影.沈阳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问题浅析[J].甘肃农业,2006,5:64-65.
- [5]周竟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民族工作[J].民族研究,2001,4:8-14.
- [6]陈云.城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与适应——以武汉市为例[J].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2006,4:42-47.
- [7]靳薇.少数民族移民与城市其他民族居民的互动及调适——以深圳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7:13-18.
- [8]陈云.城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与适应——以武汉市为例[J].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2006,6:42-47.